

“阅读圈”对中学生英语文本解读能力的影响

赵燕子

西安外国语大学 陕西 西安 710100

【摘要】 阅读是外语教学中最重要的部分，也是最难的部分。2017年新课标的颁布更是对学生的阅读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也让“阅读圈”这一教学模式走进了更多教师的视野和课堂。该模式与新课标理念高度契合，能有效帮助教师在指导学生进行文本解读的过程中，培养学生的英语核心素养。本文旨在探索“阅读圈”模式对学生文本解读能力的影响，以期改善学生阅读时的“碎片化”问题，提高阅读能力。

【关键词】 文本解读；阅读圈；外语学习

The influence of "reading circle" on the reading ability of middle school students

Yanzi Zhao

Xi'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Shaanxi Xi'an 710100

Abstract: Reading is the most important and difficult part of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The promulgation of the new curriculum standards in 2017 puts forward higher requirements for students' reading ability, and at the same time, the teaching mode of "reading circle" has entered more teachers' horizons and classrooms. This model is highly consistent with the concept of the new curriculum standard, and can effectively help teachers to train students' core English literacy in the process of guiding students to interpret the text.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reading circle" mode on students' text reading ability, so as to improve students' reading fragmentation and improve their reading ability.

Keywords: Text interpretation; Reading circle;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1 基本概念

1.1 阅读圈

“阅读圈”由“文学圈”发展而来。美国一个名为 Karen Smith 的教师在对自己的五年级学生中发现他们会自发形成小组就近期阅读内容加以探讨，她称之为“文学圈”并在自己的教学中沿用下去。在 2007 年，Mark Furr 在研究“文学圈”的基础上，对该模式的教学要求加以改进，在自己的著作《Bookworms club stories for reading circles》中正式提出“阅读圈”这一概念。

“阅读圈”教学模式是指将学生分为 4-6 人的小组，由学生自己选择阅读材料并各自根据擅长的领域承担不同的角色阅读文本，再以小组为单位讨论，后形成报告并进行班级展示。小组内通常有小组负责人、词汇大师、段落组织者、联系人、总结者、汇报者等角色。其教学过程主要包括以下七个步骤：1) 材料选择；2) 学生分组；3) 角色分配；4) 阅读与完成任务；5) 讨论；6) 班级展示；7) 反馈与评价。各小组成员根据分配角色的要求以书面形式记录自身阅读内容与体会，这是检测学生自主阅读成效的第一步，也是完成阅读输入向写作输出转化的关键（王俊英，2017）。由此可见，这一教学模式完全不同于传统的“自上而下”的教学模式，它完全以学生为中心并在学生中展开，能有效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激励学生为有效输出而调整自身学习策略，进而提高阅读能力。

1.2 文本解读能力

文本是由一连串字符组成的有意义的组合。对于与英语学习者来说，无论是听说还是读写，文本都是教学内容的主要依托。直至 2008 年英语阅读教学中文本解读才吸引起国内众多学者的注意，在此之前，文本解读的研究主要以语文学科领域为中心展开。

针对文本解读，有三种不同的相关理论。以作者为中心的理论认为文本解读过程中，读者所解读的是作者文本写作的初衷；以文本为中心的理论则认为它指无关于作者与读者的、文本自身的语言与结构；以读者为中心的理论强调读者在作品意义和价值上的地位和建构。文本的生命力与闪光点就在于其特殊性和唯一性，解读文本的要义就在于能够发现该文本的特殊与不同之处在这之中。它既是准确定位教学目标的基础，又是有效进行教学设计的前提（陈卫兵 2016）。文本解读是学生阅读学习的第一步，也是教师落实教育目标的关键，这也在很大程度上符合我们现在所强调的“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因此，文本解读能力值得更多关注和研究。

2 研究综述

2.1 阅读圈的研究综述

“阅读圈”这一概念自提出以来，便一直处在学者的研究课题中。起初它一直以 1994 年 Daniels 提出“文学圈”为主。之后 Mark Furr 在 2007 年对一些要求进行了改进，正式提出了“阅读圈”。两者的区别主要在：1) 分组方面，前者提倡学

生自行组队,后者提倡根据学生的发展水平和兴趣爱好进行分组;2)材料选取方面,前者提倡不同的组使用不同的材料,后者倾向于趣味性故事并且要求各组使用同一材料;3)反馈方法上,前者倾向于小组成员自行讨论,后者提倡小组合作完成项目。

国外关于“阅读圈”的研究于20世纪末开始。Alla和Ellis通过研究发现该模式和性别并无显著相关性。2012年Shelton和Scott发现“阅读圈”对于水平较高的学生来说更有效果,而Neamen和Mary也在2011年发现高年级的学生比低年级学生的使用效果好。但总体来说,几乎所有参与研究的学生的阅读成绩都有所提高。

国内对于“阅读圈”的研究于21世纪初正式开始。姚佳瑞2009年发表《Literature Circles as Approach of Reading Instruction》,向教师们说明了“阅读圈”在英语阅读教学中的可行性。丁丽华通过研究,在《研究文学圈教学法英语阅读的高中甘南地区教学中的应用》一文中肯定了该模式对于英语学习的有效性。王婷老师在《借助文学圈践行英语学习活动观》一文中指出,“阅读圈”模式不仅提高了学生的阅读成绩,也改变了其阅读兴趣和态度。

2.2 文本解读的研究综述

Harris是第一个研究语篇分析的人,1952年他在明确阅读教学的难度和重要性之上,第一次正式提出了对语篇分析的研究。在此之后,学者们便纷纷进行了自己的研究与解释。1989年Guy Gook将语篇分析定义为“自上而下”的教学模式,因为他认为对文本的理解必须建立在对词汇等基本单位的理解之上。1991年McCarthy提出文本解读应属于互动式教学法的一种,也就是说,教师应营造出一种多边互动的环境,和学生展开积极热烈的讨论,各方不同的观点互相碰撞,从而使学生能够更加深刻地理解文本。

国内对于文本解读的研究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1988年众多学者提出了文本解读的三个层次,即阅读、理解和创造。孙绍振认为,要想进行有效的文本解读,其关键在于意识到文本是包含表层意象、意脉和文学形式三个层次在内的立体结构,这一结构的提出是我国在文本解读研究方面的一个里程碑。庄志琳、沈萃萃等人提出,从多个视角研读同一文本同样是行之有效的文本解读的方式。通过具体的课堂观察与实践,她们指出“文本可以从语言知识、体裁分析、阅读技能、写作技能和文化意识与情感态度五个截然不同视角进行解读”(庄志琳,沈萃萃,2015)。当面对具体文本时,读者也应做到依据其特点选取一个或多个视角加以解读,以实现不同的教学目标,发展学生的综合能力。

3 理论基础

3.1 合作学习

合作学习于20世纪70年代初兴起于美国,并在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自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我国也出现了合作学习的研究与实验,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合作学习的内涵涉及以下几个层面的内容:1)它是以学习小组为主体而进行的一种教学活动;2)它是一种同伴之间的合作互助活动;3)它是一种以目标为导向的教学活动;4)它以各个小组在达成目标过程中的总体成绩为评判依据;5)它是由教师分配学习任务并控制教学进程的(王坦2002)。

3.2 支架理论

维果斯基于20世纪30年代提出了“最近发展区”理论。这一理论的主要观点是:学习者有两种发展水平,一是现有的解决问题的水平,二是在更有能力的人的帮助下可以达到的解决问题的水平,这两者之间的差异被称为最近发展区。“支架”理论的发展进一步突出了对话在学习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该理论的核心是:一方面通过教育者与学习者之间的有效对话与互动,帮助学习者完成无法独立完成任务,从而在发挥教师主导作用的同时体现“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教育理念,形成生动活泼的课堂教学模式;另一方面,通过参与课堂的成员间的互相帮助,互为支架,取长补短,从而得到共同提高。

4 “阅读圈”对中学生英语文本解读能力的促进作用

4.1 促进对文本结构的分析

高中生所接触的语篇类型多为记叙文和议论文,对于这两种文体来说,理清结构是有效阅读的第一步。2017版高中英语课程标准也强调了单元整体意义下的教学,也就是说,阅读理解是一个从浅入深的过程,而结构是文本解读的基础所在。在“阅读圈”模式中,我们有段落组织者这个角色,其重点任务就在于梳理清楚文本结构,为后续阅读打好基础。其次,在该模式中,一方面阅读材料都是学生感兴趣的内容,另一方面具体的角色分配也是由学生所擅长的领域决定的,这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学生进行文本解读的积极性,从而使他们能够更好地分析语篇结构。

4.2 加深对文本内容的理解

文本材料都是教师根据学生的培养计划、发展水平和兴趣爱好三个基础上决定的。根据克拉申的输入假说,语言学习必须依靠大量的有意义的输入,“阅读圈”模式下的文本完全符合该要求。此外,学生的最终目的除了对于文本的深度理解,还要以小组项目的形式进行班级展示,这一要求能够刺激学生尽最大可能去搜集资料、研读文本,以便他们能够在展示环节呈现出本组的最佳效果。这不仅有效加深了学生对文本的理解,而且能够培养学生精读的能力。

4.3 提高对文本含义的挖掘

“阅读圈”教学最基本的模式是合作学习，每组由6名组员构成。由于每个学生都所掌握的背景知识、所经历的实际经验各不相同，因此在讨论过程中，不同的观点会发生碰撞，让每个学生都能了解不同的人对同一篇文章的看法，并从他人的见解中发现理解文本的新视角并完善和丰富自己的理解。这

样的教学能让学生从多维度、多视角、多背景去挖掘文本的深层含义。此外，它对于学生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有很大帮助。“阅读圈”模式下，为了使小组的呈现效果做到最好，各成员的积极性都会调动起来。这一过程需要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挖掘其他组难以发现的立足点，最终达到一个独特的效果，从而也就最大程度地拓宽了学生对于文本意义的挖掘。

参考文献:

- [1] Jill E.S.Literature Circles in the Middle School Classroom:Developing Reading,Responding,and Responsibility.Middle School Journal,2015,26(2):37-41.
- [2] Mary N.T.Literature Circle:A Strategy in Improving Critical Thinking Skills.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glish Language Studies,2021,3(2):65-85.
- [3] Pamela J.F.and Susan L.Using Literature Circles with English Language Learners at the Middle Level.Middle School Journal,2007,38(4):38-42.
- [4] Scott J.Shelton-Strong.Literature Circles in ELT.ELT Journal,2012,66(2):214-223.
- [5] Thomas and Kim.Impact of Literature Circles in the Developmental College Classroom.Journal of College Reading and Learning,2019,49(2):89-114.
- [6] Young and Mohr.Exploring Factors that Influence Quality Literature Circles.Literacy Research and Instruction,2018,57(1):44-58.
- [7] 陈卫兵.“初中英语阅读教学中文本解读的微技能.”[J].教学与管理,2016(10):61-63.
- [8] 胡壮麟.语篇分析在教学中的应用[J].外语教学,2001(01):3-10.
- [9] 王俊英.“文学圈”模式在英语专业阅读课程教学中的应用及其有效性分析[J].湖北函授大学学报,2017(01):138-140.
- [10] 王蕾.从综合语言运用能力到英语学科核心素养--高中英语课程改革的新挑战[J].英语教师,2015(16):6-7.
- [11] 王坦.合作学习简论.中国教育学刊,2002(01):32-35.
- [12] 张国荣.“支架”理论在英语写作教学中的应用[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4(09):37-39.
- [13] 张秋会,王蕾.浅析文本解读的五个角度.中小学外语教学(中学篇),2016(11):11-16.
- [14] 庄志琳,沈萃萃,唐明霞,徐义娟.英语阅读教学中的材料处理解读与使用[J].英语教师,2015(03):159.